

給青年朋友們的信

方與嚴著

兒童書局發行

給青年朋友們的信目次

我的自白——代序	一一二六
在家和出外都是學	一七一二八
波折愈多看得愈透	一九一三〇
幼稚教育與婦女運動	三二一三三
幼稚教育	三四一三五
婚姻自由嗎	三六一四〇
要內精明而外渾厚	四一一四二
影響與反應	四三一四四
生路日走日寬	四五一四七
願看破紅塵	四八一四九
您極不願意也好	五〇一五一

五個問題

五二一五四

靜與樂

五五—五七

空想苦想

五八—五九

革命與反革命

六〇—六六

行動是思想的母親

六七—六九

萬不能以清寒廉潔作成深溝高壘

七〇—七二

不受任何人卵翼

七三

進至同志觀點建立起來了

七四—七八

應該有應付現社會的學識

七九—八〇

維治現狀真不容易

八一

新興爲兒童世界謀福利的出版物

八二—八三

生活史上一大功績

八四—八五

澈根澈底做去

八六—八七

要顧到時間和空間……	八八一八九
一位翻譯家說的……	九〇一九一
皆大歡喜……	九二
青年朝氣不怕嘗遍艱難吃盡苦頭……	九三一九五
請切實指導……	九六一九七
過不慣貴族生活……	九八
建立學校爲社會的中心……	九九一〇〇
鄉村教師的伴侶……	一〇一一〇二
在困頓中觀察社會……	一〇三一〇四
小組織的生活……	一〇五一〇六
離開反革命的場所……	一〇七一〇八
共同創造……	一〇九一一〇
面面俱到……	一一一一一二

- 靜穆幽美……………一一三
要能夠自己造飯碗……………一一四一一一七
最好的禮物……………一一八一一一九
人面桃花和小詩……………一二〇一一二一
桃花村的桃花櫻花村的櫻花……………一二二一一二三
縣長係民衆的指導員……………一二四一一二六
灌到筆底……………一二七一一二八
抓住時光……………一二九
找了母親回來……………一三〇一一三一
永遠繼續生長在這塊園地……………一三二一一三三
作教育革命的勇士……………一三四一一三五
發明的證明書……………一三六一一三七
撒播新種子……………一三八一一三九

送花種的天使 一四〇

不是謙慾啊 一四一——一四二

譯述的新紀元 一四三——一四四

爲社會立真實的基礎 一四五

說到做到 一四六——一四七

失敗是出納學費 一四八——一四九

經驗的得到是自己的 一五〇——一五三

小朋友的日記 一五四——一五八

小學生也知起來革命 一五九——一六〇

兩位主角串演的拿手好戲 一六一——一六九

人生存一天就當做一天學生 一七〇——一七一

加以生活力量使他自然生長 一七二——一七五

全民族最後的勝利 一七六——一七七

儲蓄生活力

一七八一一七九

在最短期間播下許多種子

一八〇一—一八一

惟真愛能發生力量

一八二一一八三

如此自勵

一八四一一八五

以人材爲前提是生機

一八六一一八七

我始終認識他是一個消極的好人

一八八一一八九

談談中華民族的復興

一九〇一一九四

糟糕變成刮刮叫

一九五一一九八

解除出路的苦悶

一九九一一二〇〇

您的參考書

一〇一一一二〇二

研究水災自然現象的根本解決

一〇三一一〇四

精神合作努力創造

一〇五一一〇七

教人學成致用於社會

一〇八一一二一一

賀自殺	一一二一—一五
談談低年級的作文	一一六一—二一八
現代教育注意兩點	一一九一—二三〇
撒播科學仙果給小孩子天使	一一一一—一三五
心靈的露水	一一六
現代的師範生	一一七一—二三九
最後的救命針	一一三〇—一三一
北人直爽而有膽量	一一三三—一三五
活用的書	一一三二
做事和捧飯碗	一一三六—一三七
注意兩點	一一三八—一三九
積極改善	一一四〇—一四二
指導公僕爲公衆服務	一一四三—一四五

- 什麼是文學與教育出路 二四六——五五
放學生到社會裏去 一五六——五八
找教育荒島 一五九——六一
愛之含義與擗路虎 一六二——六四
堅忍爲中華民族求出路 一六五——六七
運用思想解決困難 一六八——六九
從二百零八個鐘頭裏抽出兩點鐘 一七〇——七二
臨風高唱 一七三——七四
不能用錢來做尺度 一七五——七八
要做多數人的忠僕 一七九——八二
一脚踢到老遠 一八三——八六
中國第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 一八七——九五
今日的教育 一九六——九八

無師自通……………二九九一三〇三

官氣等於十足大糞……………三〇四一三〇八

變隻科學的老母鷄……………三〇九一三一二

先我二十年走科學的路……………三一三一三一七

寫有生命的信……………三一八

不要鑽進牛角筒的文字……………三一九一三二一

以出發點定事業的大小……………三二三一三二三

談談做縣長……………三二四一三二七

頂天立地的人應擔當這一個大任……………三二八一三三〇

財產私有制度是萬惡的起源……………三三一一三三七

小學教師的新使命……………三三八一三三九

野心與決心……………三四〇一三四二

扶老攜幼搶着來聽來問……………三四三一三四四

幹得有點樣兒……	三四五—三五一
人生一定要做大事……	三五二—三五八
介紹競賽……	三五九—三六一
向這條大路上邁進……	三六二—三六四
領導師範生向兒童科學瞄準……	三六五—三六七
會做事和不會做事……	三六八—三六九
做一個民衆的科長……	三七〇—三七一
從做上得到真知識真學問真本領……	三七二—三七四
開篇即指導着有事做……	三七五—三七七
以忠實勝之……	三七八—三七九
那樣溫和的性格……	三八〇
真假戀愛……	三八一—三八九
改造夫人……	三九〇—三九三
工學團是新路線……	三九四—四〇二

給青年朋友們的信

我的自白——代序

(一) 我的微意

我自白些什麼？我想借長兒懷毅和汪秀貞女士結婚紀念的時候，自白我自己的一些身世，自己的婚姻故事，和我個人對於婚姻的主張，以及出版這一部給青年朋友們的信貢獻給全國小學教師及一般有志青年的微意。

(二) 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家世居在徽州歙縣西鄉靈坑。世代沒有做過士人階級，只做了『農之子』恆爲農」的農夫。我的父親貴三先生是一個農夫兼外科醫生。他在童年遭洪楊之役，爲洪軍擄去，據他說在洪軍裏，有一位九帥——九帥什麼名字？因爲我小時只敢聽，不敢問，所以至今也不知道——見他承時很能幹，待他很好，並且給他人參水吃。後來不知怎樣逃回，就被幾個本家和幾個親戚，把他賣給離靈坑十里的王充一個姓汪的人家做兒子，他從此姓汪了。這是亂離後孤兒弱女應有被人價賣的現象。他的買娘（即汪姓過門娘）待他很不好，他要幫助他買娘做事，她種種的刁難他，不給他做；待他走開，她又說要做個龕座——祖宗菩薩的神座——來供奉他。有一次竟爲買娘打量了，幾乎死去！給他住的地方，是一個很潮溼的角落裏。他的被褥，係一束灰黑不堪的敗絮。我父親把這束敗絮保留了三十多年，他有一次指給我們兒女看，這就是他當年的行李，令人一切心酸淚落！他這種苦頭吃了多少年出頭？我們也沒有知道。他在童年，得不到相當的教養是無疑的了。後來我的父親做醫生行時了，方姓的族長們又羣來歡迎他回宗；起初我的父親對他們說：「我這個小石子既

爲大家踢下山了，是不能夠再滾上去了。」經不起族人三番五次的勸慰，遂支持兩姓門戶，這是姓氏宗族演的一齣好把戲。他的第一逼元配妻子——依照世俗通稱，就是我的適母，姓程是續溪人。她和他兩人的感情很不好，是因爲我的父親受到買娘的虐待，遍身生了瘡癩，加之繼父繼母死後，難以生存，往依他的岳父找工作做。我這位姓程的適母脫不了一般平凡女子欺貧愛富的窩臼，時常給予我父親以難堪。後來結了婚，夫婦的感情很惡劣。不知幾年，她因生產死了的。我的父親從此做了許多年的鳏夫，歙縣俗語叫做『孤單漢』。快到四十歲的光景，才和我的胡姓生母續配成婚。四十歲生我姊姊，四十三歲才生我。後來三年一個，生了三個弟弟。二四兩弟，均在四歲時夭殞了。三弟一直到十七歲，在我父親歿後九年因足疾又死了！三弟的足疾，是在四五歲病後，因事情多，我母親沒有功夫照應他，天天早上起來，就給他一個板地上，兩足常蹬在一塊冷石上，受了石瘋而成的瘋病。我的父親是五十六歲死的，正是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他和我的生母感情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的母親自我父親死後，時時哭泣，真是悽慘欲絕，鐵石人也爲之傷心墮淚。

我的父親性聰穎，雖識字有限，但能下問和強記。他在做鰥夫之時，遇着幾個知醫的朋友，即跟着他們學行醫。他又不恥下問的在三教九流中得到很精很多的傷科祕訣和時下所謂『民間藥』的草藥。所以他治病很有效驗，能接骨，能用不費錢的藥及不費多錢的藥醫治一切有名無名腫毒。一時他的名聲漸漸傳播出去了。娶我生母以後聲名格外大了。有一紳士送他的扁額，稱爲『外科神品』。我的父親不苟取，從不包醫；無論貧苦，來醫不拒，甚至見着來醫者極貧苦的人，還要請我母親燒飯給他吃，并且連診金藥金一概送還，給他做零用和其他重要的用途，可見他的廉介不同時下一般只顧金錢不顧民命的醫生可以比擬了。因他廉介，甚至死時竟無以爲斂，只得將耕牛——那頭牛在當時僅售了十九元五角，在目下的時值可值百元。費了八元五角，買了一口棺材，那時生活程度低，約合今日五分之一，所以一切物品很便宜，這口棺材，在徽州當今時值也要值三四十元，在上海可值七八十元或壹百元吧。衣衾是他的舊衣裳改製的——售去，以備衣衾棺木和雜用。他做事有時不能告一段落時，可以終夜不睡！他於晚上在野外找草藥，可以隨手而得，可見

他的堅忍和強記了。——

我的母親，小於我的父親二十歲。她的性格燥烈而勤謹。在我父親做醫生行時的辰光，她除治理家庭事務及幫助父親做醫務助手外，還要砍柴種菜，柴是捆得特別光潔，園菜是種得特別肥大。足見她的勤勞而沒有醫生太太架子的臭味。我父親死時，她只有三十六歲。她除了哀泣我父親之外，連想而哀泣二弟四弟，并悲憫三弟足疾的難愈，以及憐惜我這個弱子或難以成材，常常設譬哀泣警戒，夜深人靜，聲聲悽楚，入耳悽涼！我之不致流蕩而成棄材者，皆我母親這種悽楚的哀聲常常在激動了我的心弦，而不敢不勉力以進。

她自從受了我父親臨死的囑託，教養子女，是一身而兼嚴父慈母兩職了。她在哀毀之餘，振起精神，先為我姊姊擇配出閣；在我十九歲時，即為我完婚。自我婚後因為婆媳相得，她心稍得安慰，漸次減少悲哀。接着是撫抱孫男孫女，盡心撫育。不幸因我民六耕教之時——參閱賀自殺一信——受到重大的創傷，受盡經濟壓迫，使她老人心碎！即直到今日，尙不能少安她老人之心。她今年是六十六歲，剛

要逢着她最疼愛的長孫結婚，當然略喜於心。但是因為思念我這個遊子多年未歸，竟於冬初大病，幾至危殆！我因職務不能急急歸省，乃去快信允以今冬不怕風霜雨雪必當歸家。她病即因此漸有起色而竟獲愈，足見她念我之切了。

(三) 我的幼年生活

我六歲以前的事，不大記得。六歲起，即隨着母親去負薪，每天負六小束。人看見我負薪跑得起勁，很多獎勵之詞。有時要到離村五里的塌田去買東西，有許多人搭我買，我能買得不錯，村中人喜歡我的很多。我的父親中年得子，望子速成，督責很嚴，無事不許出門。我在家裏的唯一伴侶，只有一個不滿二寸高的銅偶人，我在紙紮店裏拾得一些碎紙和別處拾得一些舊符牌，即天天為這個銅偶人，製衣服，造房子。倘出門和別的孩子爭鬧，無論有理無理，給他知道，回家總是挨罵挨打。我在家時，常常受到責罵而以淚洗面——我的母親和外祖母，為着我們忍受不少的氣。尤其我進了私塾以後，責望更加嚴厲了。我九歲，才進私塾，我父親常請塾師